



石三妹

刘玉



石三林



石 三 妹

刘 玉

责任编辑：夏 安

封面设计：韶 川

石 三 妹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兰州第一新村51号）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插页1 印张8 字数155,000
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3,480

书号：10096·299 定价：0.60元

目 录

石三妹.....	1
团 圆.....	40
“十条路”新传	211
后 记	252

石 三 妹

一 脑筋古板的妈妈

八哥湾有这样一户人家，家里只有母女两口人。作妈妈的，拿旧社会的说法来说，是个苦命人。她过门到这石家，二十多岁就守了寡，受“从一而终”的思想束缚，守寡二十多年没再嫁人，她生过三个女儿，前两个未成年就夭折了，只抚养大了这三女儿。三女儿名叫三妹子，年已二十三岁，出脱得又清秀又水灵。按说只有母女两个，三妹子的事儿能自己作主，偏偏她妈脑筋骨特别古板，女儿的事她硬要按老皇历办。三妹子她妈最看不惯男女青年自由找对象那号事。在她看来，大姑娘、小后生在一搭拉扯扯、叽叽出出，太伤风败俗。女孩儿的婚事由了女孩儿，那是太没家教了。共产党啥都好，就这一点不好。如今是啥时代啦，她的脑筋还停留在拿“三纲”“五常”教育儿女的时代。因此，她对三妹子管教特别严，绝不许她单独和后生娃来往，她的家里也轻易不让年轻男人进门。可是究竟不是她作姑娘的时代了，女儿心上的门窗儿用她那一套关不住了，三妹子悄悄儿和一个

后生相好上了。三妹子的心上人是本村的一个小伙子，名叫李桂生，年纪二十五岁，又能干又诚实。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来往方式，譬如院门外一声鸟叫，三妹子便会去挑水或去打猪草，总之要寻一件出门的活儿。三妹子纳一双男人的大鞋底，妈妈只知道是女儿给舅舅做鞋着哩，至于每一双是不是都穿在了舅舅脚上，那就知道了。桂生进城给三妹子买了东西，女儿也会说是知己姐妹们送她的。一对年轻人已经来往两三年了，头脑古板的妈妈还蒙在鼓里。

那天三妹子舅舅来，问起外甥女的婚事：“姐，孩子的婚事咋弄下了，有没人家？”

三妹子她妈回答：“有个人家，正说着哩！”

“孩子愿意？”

“她有啥愿意不愿意的，大人看着成就成嘛！”

“还是要先让孩子愿意，不然弄不好将后要落孩子的亏欠哩！”

“人老几辈子都这么过，由娃娃去还成？”

“姐，到如今你还是个封建脑筋骨！如今是啥时候啦？电影、电滚子、电视，你还在骑驴驹儿。”

“你脑筋开通！让女子自己找男人去？旁人的我管不着，我的女子要那样，我这脸往哪搁去？”

三妹子的事儿要自己作主，那有多好！可是作妈的偏偏儿要为女儿作主，这就生出了后面的一串儿酸甜苦辣故事。

故事发生在“四人帮”垮台的前后。

二 攀 高 枝

前面说到三妹子她妈正给女儿说着一个人家，这是个什么人人家呢？说起来，八哥湾公社无人不晓。这是公社副书记张有璧家。张书记有三儿两女，其中两儿两女都进城找了工作，唯有老三儿天福留在家里。不是这天福不想出去，也不是他爸不想弄他出去，只因天福是个背锅儿，没厂子要。

张背锅年已二十六七岁，人样子虽然差点，他心气儿可高。堂堂公社副书记的公子，心气怎的能不高！就说这挑对象吧，甘愿跑腿的人给他介绍过前湾后湾的不少姑娘，人家女子愿意不愿意先不说，他却一概看不上，不是嫌这个脸太黑，就是嫌那个单眼皮儿。他看过电影《画中人》，他说他找个那样儿的。他爸说：“你尽管挑，你挑中了，是星星我也给你摘来！”

这天，张背锅和公社武装干部胡克明，作伴到后湾林子里去打猎。到了后湾大队，见一帮男女社员在那里修大寨田。背锅儿一见年轻姑娘，就不想走了，他一个一个地瞧，忽然他两眼直瞪瞪地呆住了。他看见一个姑娘，中等个儿，身穿花格子大襟衫儿，胸部微微隆起，两条长辫子黑得发亮，鹅蛋脸儿红扑扑的，眉毛儿又弯又长，眼睛又大又亮，鼻子棱棱的，嘴儿小小的，脸蛋上还有一对心疼的酒窝儿。张背锅心里说：没想到这山湾湾里，还有这么俊个姑娘，比那画中人也不差甚，那么多媒人给我跑腿，真是吃冤枉啦！

这姑娘是谁？正是石三妹。她为急着完成每天十二方的

任务，推着架子车跑得满脸是汗，没留心有人瞧她。当她发现有人瞧她时，腾地红了脸，埋下头推车跑了。她那样子，更显得妩媚，更叫瞪着一双贪婪眼睛的人动心。张背锅叫胡克明喊来大队头儿，问明姑娘名儿就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有人踏进石三妹家门。

“三妹子妈，听说你姑娘还没许人家，我这有个好人家，来给你姑娘介绍介绍。”

“咋样个人家呀？”

“咱公社张书记你听过吧？给你姑娘说的就是他的三后人。”

“哟，张书记家？我这山旮旯小户人家的女子……”山里女人一听是公社书记家，已十分肯了。她眉开眼笑，手都没地方放了，想了想，又问：

“张书记家老三，人咋样？”

“那没说的，和张书记一样吃劲，将后不是书记也是主任。就只一点毛病，背上稍稍一点残疾，其实那根本不算啥缺陷，就象人脸上一颗痣子，算个啥嘛！人家后生心计是心计，口才是口才。旁人给介绍了多少，人家后生瞧不上，偏偏瞧中了你家姑娘，这大概也是缘分！”

晚上，三妹子听她妈说给她找了个人家，一下愣住了。

三 “有急事，你到狼娃洞来！”

三妹子听说她妈给她寻了人家，着了急儿。她想说她

有对象，却又不敢。她要是说出她和桂生的事，封建而专制的妈妈，不把她撕碎才怪呢。愣了半晌，她迟迟疑疑地说：

“我，我不寻人家，我愿和妈过一辈子！”

她妈又气又笑，说：“傻女子说的傻话，生成女子，到时节就要寻人嫁人，哪能和娘过一辈子？妈给你寻了个好人家，公公是公社书记，一过去就掉在福窝窝了，你陪着妈过的苦日子总算到头了。将后，妈老了，还要沾你的光哩！”

三妹子的眼里泪花花转，不知再给妈说啥好。饭做熟了，她一点也吃不下去。刚才回家的时候，她早已饿得眼发花，叫这事一搅，心里乱得不知道饿了。

三妹子想，只有去找桂生，二人商量商量看咋办好。她趁妈不留意，悄悄溜出门，一趟子跑去找桂生。在桂生家门口，看见桂生小侄子在那玩，让他去叫桂生出来。桂生出来见是三妹子，看她脸上气色不对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急问：

“出啥事了吗？”

三妹子悄声说：“有急事，你到狼娃洞来！”说完，拔腿往庄后山坡上跑了。

桂生紧跟着三妹子影儿，也往那山坡上跑去。狼娃洞在山背后，是他俩偷着会面的地方。那里很是僻静，早先有狼做过窝，谁也不会到那里去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在中国的这个角落，青年男女来往，还象做贼一样。

三妹子跑进洞来，靠在阴湿的洞壁上，直喘气儿。桂生跑进来，问她：“到底出啥事啦？”

三妹子哭起来，说：“咱俩的事，完了！我妈……”

桂生急问：“你妈知道啦？那咱把窗户纸戳破，给你妈说明，她会反对？”

“再戳啥！她给我寻下人家了！”

“啊？”桂生只觉眼前一黑，抱住头蹲在地下。

三妹子急得乱跺脚，说：“快说呀，咋办？”

“咋办？别理她，咱俩明儿干脆到公社去登记，我俩自愿，谁能咋？”

“给我寻的人家是公社的张书记家，你能登记成？”

“那，咋办？”

“反正我不去，逼急了，咱俩跑！”

桂生一下抓住三妹子的手，说：“对，跑！要跑就跑远，叫他们寻不着！进深山野林，我爷留下一杆土枪，咱拿上打野物过活！”

二人商量已定，心里反倒松快下来，手拉手一块往回走。走到庄子边上，听见三妹子她妈喊着找女儿。三妹子对桂生说：“记着，要死要活咱俩都在一起！”

四 抗 婚

过了几日，张背锅打发介绍人送来厚厚一份彩礼：四件春衣、四件夏衣、四件秋衣、四件冬衣，还有四十张十元的票票。

三妹子她妈欢欢喜喜地招应客人，做了四碟子四碗；为

待客，把她两只下蛋鸡也杀了。

三妹子蒙着被子在哭，泪水浸湿了被角和枕头。她不起炕，也不吃饭。她妈想，哪个女孩儿临出嫁不是这样子？三十多年前，一头毛驴来驮头上苫了块红布的她时，她哭得牛吼一样哩！她拿自己的过去测想女儿，她哪知道女儿的心事！

送彩礼的客人走后，母亲来叫女儿起炕吃饭：“三妹子，起来洗洗脸吃饭，妈给你留了一碗鸡肉。别哭了，作女子，人人都要过这一关，这样的人家你到哪里找去？算你命里有福，哭个啥呀？”

三妹子猛地撩开被儿坐起来，说：“谁收的彩礼谁去，张背锅他别想活着把我拉去！”

“你是嫌女婿背锅呀？傻女子，男人看能耐，女子看模样，连这都不懂？换个人家，谁能拿得出这么厚一份彩礼？”

一提彩礼，三妹子气更大了。她跑进堂屋，把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料，从炕上抓起撂了满院，把那一叠儿票票也撂得在院里象树叶一样飞。

母亲一下气愣了！女儿从来都是顺着她，她叫去喂猪，女儿决不会去喂鸡，柔顺得全庄子出了名的；今天竟敢这样撒泼发野！她抓起一把扫帚去打女儿。三妹子不避不躲，说：

“打吧，打死才零干，我也不想活了！”

听见这院里闹腾，隔壁邻舍的人们都跑了来，帮着拾起院里的东西。人们既拉打骂女儿的母亲，又数落违抗长辈旨意的女儿。

又过了几天，按说好的日子，张背锅兴冲冲地来领人。他身穿崭新的时兴料子衣服，脚蹬一双亮光光的皮鞋，手腕上还戴着只手表。再打扮，只可惜那背锅儿藏不去。新郎官一路来时，早已高兴得晕晕乎乎：今儿晚上，他将把全公社最美的这个姑娘娶到自己家里！想着想着，心里那股美滋滋的味儿比含一块冰糖还甜。可是，没想到碰上了一个死不上轿的新娘。

三妹子从里面顶住她屋子的门，人们叫死敲死她也不开。从早晨闹到过午，也是无可奈何。张背锅恨得直咬牙。脸上虽说还是笑嘻嘻的，心里谋好，过门后非得一顿把她打服不可！气人的是，眼下毫无办法，也不能破门用绳绑呀！

庄里的人都跑来了。老年人们挤在三妹子窗外门边，又是劝说又是数落。年轻人们站在远处，暗暗地看笑话：癞蛤蟆想叼白天鹅，嘿，碰了一鼻子灰！这三妹子平时看着大气不出，没想到红萝卜调辣椒，吃出看不出！

一个要娶，一个不嫁，闹腾到天黑还没有结果。

五 捉 奸

张背锅娶亲不成，放出话来：石家女子除非一辈子不嫁，但凡嫁人，就是张家媳妇！

大队副支书郝光暗地告诉公社副书记公子，石三妹不愿嫁他，是因为和别人有私情。背锅儿一听，立时气得眼里冒火，追问男的是谁。郝光告诉他，是后湾生产队饲养员李明

海的小儿子桂生，他和石寡妇女子在一起念过书，回队劳动后二人来往甚密。心眼儿很稠的背锅咬着牙，眼珠咕噜咕噜地转着打主意。

这天，天麻麻黑，三妹子和桂生相约又去狼娃洞会面。自从前几日在这儿见过面以后，二人还没说过话呢。他俩一前一后来到山洞，远远有几个黑影相随。他俩咋会想到有人已在跟踪盯哨哩！

一对情人进了山洞，紧挨着坐在一块冷石头上。桂生说：“那天我真担心！急得我手心里都冒汗，怕你抗不住哩！”

三妹子靠在桂生身上，说：“不要担心我，反正我豁出去了，我倒担心在节骨眼上你抗不住哩！”

“我，你放十二个心，头割了心也不变！”

“抗，抗到底！”

他俩正说话，忽听洞外响起脚步声。怪，这里白天都没人来，晚上这是啥人呢？二人站起来，屏住呼吸静听。

几道手电光象几把刀子样戳进洞来，照到一对情人身上，紧接着有人喝道：

“捆起来，把这两个流氓犯罪分子捆起来！”

人们七手八脚，用绳子熟练地捆住了三妹子和桂生。三妹子大声抗争，捆的人说：“不要脸的货，还有你张的嘴！送到县上公安局的班房，让你们好好说哩！”

二人被连推带搯地押回了庄里，分到两处审问。审三妹子的公社武装干事胡克明问三妹子，她和桂生偷偷来往了多长时间，又问二人乱来过多少回。三妹子咬住牙不吭声儿，

连脸都不朝胡干事那面转一下。这时节，她身上还紧紧地捆着麻绳，肩上、臂上、手腕里，勒得生疼；姑娘家哪受过这，但她硬忍耐着，下决心不求饶。她的心早飞到桂生身上，不知他这阵儿受着咋样的折磨。

后来，胡克明说：“石三妹，你知道你们犯的法有多大吗？判个十年八年徒刑不成问题，现在你只要应承两条，我们就悄悄放了你，不往县上送。一条，你答应好好和张天福同志结婚；二一条，你说是李桂生企图强奸你。你应承不应承？你想想，要是按流氓犯判了刑，一辈子可就完了！”

三妹子把脖子一扭，说：“我们没干流氓事，我们相好是真的！张背锅心想的，一辈子也达不到！”

“哼，你们没干流氓事，谁信？”胡克明说，“这个好办得很，拉到县医院一验，你赖不过去！”

三妹子死不应承。胡克明又改口说：“好，你只应承头一条也成，要不我们就重重地治李桂生！”

三妹子的心一下乱了。

六 妈妈为啥这么狠心

人世上有妈妈不疼儿女的吗？少吧！可三妹子的妈妈却硬要把女儿往不愿去的地方推，她多狠心啊！她真的不疼女儿吗？不是的。男人和两个大女儿死后，她和这小女儿相依为命，拿她自己的话说，多少年来她不是为自己活着，是为女儿活着。她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女儿，宁肯自己挨饿也要

让女儿吃好。六〇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，她领着呀呀学语的女儿跑到河西去要饭。什么难没遭过呀！她是硬咬着牙挺过来的。现在呢，她还是牵肠扯肺地心疼女儿；可在婚事上，她太不懂女儿的心了！她以为她是在为女儿好，让女儿攀个高枝钻进福窝窝，还不好吗？现在咬咬牙让女儿去，将后女儿还会感激她呢！

她听说女儿和桂生有私情，叫人双双捉住，又气又羞，晕了过去。醒来以后，她急忙向押着女儿的民兵排长、生产队副队长申四子家奔去。时间正是半夜，她在巷道里摔了一跤，滚了一身土，脸上也碰破了一块。三妹子看见妈那样子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，又是委屈又是羞愧，又是心疼又是怨恨，两只明丽的眼里涌出两包泪水，慢慢低下头来。

“贼婆子，你还有脸活着吗？你不死了去，还活在这现世！”母亲撕住女儿的头发，又是唾又是骂。

刚才三妹子还硬刚刚的，但在母亲跟前，她尽量忍受着屈辱，真象做了亏心事一样。

“我咋这么命苦啊！”母亲捶打着自己，大哭起来。“三岁上你没良心的爸丢下你，我为拉你受了多少罪，你大了就这样报答我！你这个不要脸的，三媒六证的男人你不嫁，偷偷摸摸去养汉，你有脸活，我没脸活呀！”

胡克明和申四子几个头碰头叽咕了一阵，解了三妹子的绑，对石寡妇说：“把你女儿交你领回去，她能回心转意啥事没有；如若不然，我们就往上报往上送，找你要人！”

母女俩回得家来，母亲又是摔死摔活地哭着骂；不该从一个做娘的口里出来的话，从她口里流水一样淌了出来。

三妹子回答：“妈，你的养育恩情我一辈子忘不了。可我的婚姻我要自己作主。我和桂生相好已经几年，谁想拆散决不能够！现在，我走我死都成，你就当作没生我这么个女儿。妈你自己保重，女儿若是死了，你不要太……”三妹子说到这里，泪水直流，哽咽起来，说不下去了。

三妹子她妈一下抱住女儿，说：“我的好女儿，你不能死，妈是为你好，你嫁桂生决不成，女孩家哪能自个寻男人呀！”

七 桂 生 父 子

李桂生被捉后，圈在大队民兵连部。支书田诚老汉说不该捉，青年男女来往不算犯法。副支书郝光说，石三妹是订过婚的女子，就不能再和人来往，来往就是犯法。田诚说，人家就不同意那门婚事嘛，天福靠他老子的势，也太霸道了点。田老汉不同意郝光他们的作法，可也拿他们没办法。郝光在张书记跟前很红，根本没把他老汉搁在眼里。

郝光连夜审李桂生，他要小伙子招认强奸少女未遂。这是张背锅吩咐了的。因为他要娶三妹子，若把桂生问成强奸罪，人家会说他娶了个和人搞过关系的，脸上过不去。桂生和三妹子一样，也是问死不出声。郝光便动手打。他脱去桂生的上衣，在小伙子光脊梁上呼呼地用皮鞭抽，抽得青一